

四大名捕系列

少年追命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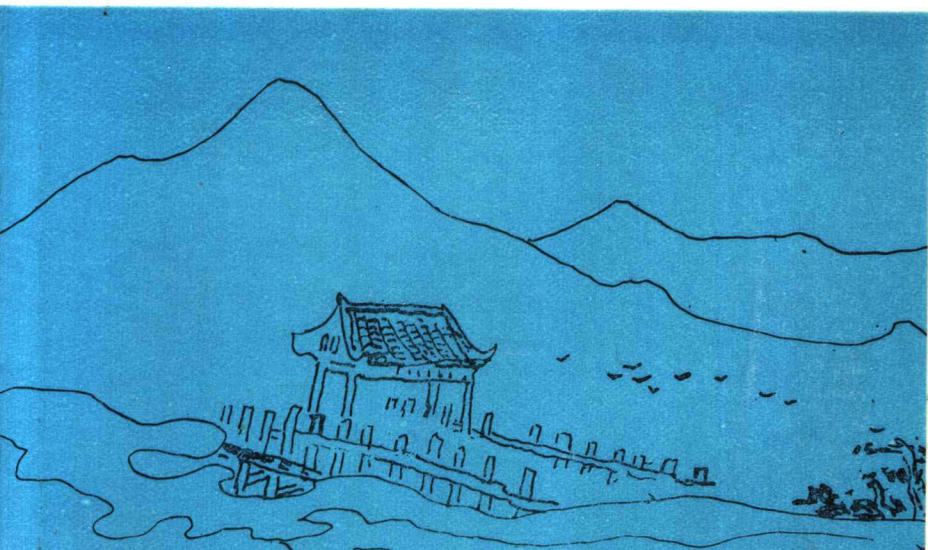
香港 温瑞安



四大名捕系列

香港 溫瑞安

少年追命 (下)



(京)新登字191号

T247.5/69:14.2

书名 少年追命
作者 香港·温瑞安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刷 文字六〇三厂
规格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275,000 字
版次 1993 年 4 月第一版
印次 1993 年 4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书号 ISBN7-5057-0549-0/I·233
定价 8.00 元(上下册)

1993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目 录

初心的粗心	1
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如此	
而已。	5
秋天的粗话	14
“得之,我命;失之;我幸。如	
是而已。”	26
煎炸的奸诈	36
“得之我命,不得我幸。”	42
怎样?	49
怎么样?!	59
什么怎么样?	65
爱怎样就怎样!	70
我这样又怎样!	79
这样那样都一样!	84
期待更大的石头	91

鸭假虎威	102
跛脚鸭	110
虎头鸭脚	121
一视同鸡	128
一楼一	134
一流一	142
一牛一	149
在我最肥的日子里	155
吃吃吃吃吃吃吃	162
食食食食食	170
牙	176
喀吐一声,莫敢争锋	183
痰盂一出,号令天下	193
暴食折断的牙	198
正是你	206
仍是我	214
却是他	223
我或你	232
为了你	238
有我无你	242

以计还计	250
大坏特坏	257
敌人的敌人	263
扮猪食老虎	267
扮老虎吃猪	272
朋友的朋友	280
不突破就是突破	290
天生光头难自弃	296
遇上这姑娘他没办法	305
不是你倒	312
就是我倒	317
或者你倒下	324
或者我倒下	331
悠悠游游长袍古袖而时正中秋	338
两岸的灯火都点起各自的灯笼	344
一声断喝	353
一声喝断	361
悲愤也好	366
老拳少掌	372
忧伤是好	379

大勢已去	383
大难笔死	390
大局已定	402
说！说！说！	408
咳！咳！咳！	413
脱！脱！脱！	420
杀！杀！杀！	429

却是他

追命只感到震悚。

但并没有后悔。

——就算是对敌，他也要对敌人公平，一样提出告诫；敌人要是能够吸纳自惕，那只是因为这敌手够强大，而自己却决不能胜之不武。

这是追命一贯以来的原则。

可是，当大将军诚恳的跟他说：“你留在我身边吧。你能对我说出这样的话，也一定能帮我很大的忙；我需要你这样的朋友，常常给我提宝贵的意见。”

他听得还觉得相当的惭愧。

——大将军不但能勇纳嘉言，还当他是知交，这样一个不世人物，的确很容易便会使人为他效命。

——他当他是朋友，全不知真正的卧底，却是他！

不过，追命知道，自己在情在义在理，都非要铲除惊悚大将军不可。

在理，大将军做尽恶事，自是该死。

在义，诸葛先生下令，追命自当执行。

在情，就在眼前，他就得为大笑姑婆向凌落石讨回一条命！

但追命却承认：自己乍听大将军的信重，真的有点动心。

因为他眼里的感动之色，是无论如何都装不来的，所以大将军也有点满意。事实上，他也没什么不满意的，身边“大患”已经清除，他的敌人（李镜花）已成了他的朋友，反对的声音、反抗的力量，已全给他压了下去，他一支独秀，他独霸天下，此际正可踌躇满志、正值八面威风之时，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有。

所以他说：“李国花也知道了太多的秘密，是非除不可的。至于冷血，也决不让他回得了京城。诸葛先生好比一张四平八稳的太师椅，四大名捕就是他四只椅脚，要是我剁了其中一只，那么他就变成了三脚凳，不推也倒了。”

杨奸又蹙着小眉小眼十分宵小的笑问：“那么我们该先攻燕盟，还是先把冷血给揪出来？”

大将军说：“燕盟自有‘小心眼’赵好和‘大出血’屠晚料理；有他们出手，我大可放心。”

尚大师却稳重的道，“冷血已有一段时日未再露面了，他会不会已潜逃回京呢？”

“我早已派出‘跌’、‘扭’、‘浸’、‘衰’、‘溜’五派杀手去盯梢各路，冷血只要一露面，决逃不了。况且，据我所知这姓冷的性子甚烈，除非是诸葛老儿已下了令，否则，任务未达成，他是决不甘休空手而回的。”

尚大师仍然抱持慎重的态度：“如果全面捕杀冷血，会不会激惹诸葛先生的狂怒，把其他三名捕头全遣来这儿，对

将军不利呢？”

“我正是要激怒他。我只怕诸葛老儿不易激怒！”大将军有点担心的道，“现今，相爷在京正多方设法，劝谕圣上，对外割地求和，对内收清叛逆，但就是诸葛多方阻挠，如果我能吸住他的注意力，相爷便可了无顾虑了。再说，四大名捕齐出动，我亦可请准相爷，将遣‘大劈棺’燕赵和‘小雪仙’唐仇，那时‘四大凶徒’来个大联手，斗一斗所谓的‘四大名捕’！”

他仍是十分忧虑的说：“我只怕激怒不了他！”

尚大师至此也明白大将军的决心，他曾周旋于京官朝吏之中，懂得“水到渠成”的意思，也懂得若要水流按照人定的轨迹流动，便须得先把沟子掘好才行。

大将军既然其意已坚，他虽然觉得原是诸葛先生和蔡京丞相在京师的战场，却转接到危城来开战，对大将军而言，是个立大功的机会，但除此以外，都未必有利了，可是到这时候，他也不好再说了。说了对自己何利之有？再说，如果危城冲突日频、杀戮愈多，他也一样有的是立大功的时机！

所以他只问：“不过，冷血是躲起来了。”

大将军道：“他那种人，能躲得了多久！”

尚大师道：“可是，他只要躲至他伤愈，便不好对付了。”

大将军笑了。

白牙象利刃一般森然，“所以，我们不让他伤好，就得将之打杀。”

班虎道：“好，我们分头出击，把他给刮出来！”

大将军摇头。

班门五虎都不知道说错了什么。

尚大师代大将军道：“你不是猫，如果要抓老鼠，总不能追到鼠洞里，所以，打杀老鼠的方法，是先让老鼠自己跑出来。”

然后他问：“老鼠为什么要溜出鼠窝呢？”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对追命而言，现在他已三十开外了，感情上没有寄托，唯有为天下不平事尽一分扭转乾坤之力，余则痛饮佯狂为乐。

他借着“朝天山庄”的酒不对他的胃口，于是溜了出来，到了“永远饭店”，叫了酒，伙计小阔端来了三次酒，他都不合意，还拍桌子大骂了起来，那姓寇的掌柜忙过来打躬作揖，表示酒窖里藏有好酒，名叫“烧天光”，追命一听这名字就说：“好，我看它能不能把我烧到天光！”

寇掌柜表示有些为难。

追命愕然。

“你以为我付不起银子吗！”

寇掌柜只赔不是：“这儿来的多是熟客、老客人、好朋友，这酒要是一端上给您，大家都要买一杯来喝，那小店的好酒，可就一夕间都给喝光了。”

追命笑道：“既然不便，我便到酒窖里喝如何？在酒窖里痛饮，没有再好的地方了！我喝了一碗，算三碗的银子也值得！来，咱们这就去吧！”

“永远饭店”的酒窖很“机密”，走入内堂，转入小街，再从甬道进入地库，走了几处暗门，转出几条暗道，才闻到一股酒香。那儿暗处，有一个蓝袍人候着，正是“永远饭店”姓马的老板。

马老板见是追命来，便揭开一层地板，寇掌柜掌着灯，三人鱼贯走入，确是到了一处酒库。

追命似乎老马识途，走到一口大木桶前，向左右各拍二重一轻，然后道：“神州子弟今安在？”

桶里即传出一个声音：“天下无人不识君。”

只听机括声响，一人自桶里徐徐冒出头来，幽暗中依然显得唇红、脸白、眉黑。

正是久违了的：

冷血。

——却是他！？

——正是他！

冷血便是躲在“永远饭店”里养伤。

是追命一定要他躲起来，把伤治好再说。

当日，“燕盟”风姑嫉妒吃醋，遣派“三大祭酒”之一李国花来跟踪梁取我，看他可有与别的女子鬼混。没料，鹰盟的“小相公”李镜花却因向来暗恋李国花，也暗自跟稍着他。到了“久必见亭”之后，大相公发现梁取我与阿里妈妈旧情复炽，便立时走报“燕盟”风姑，他意料不到的是，小相公却以为大相公对梁取我有意思，嫉恨异常，想伺机下手杀害梁取我。

这一来，便给“小相公”李镜花目睹了屠晚杀了老何全家、嫁祸冷血一事，她本想袖手不理，暗自潜离，但“大出血”屠晚确有过人之能，发现了她，两人在屋里屋外对了一招，两败俱伤，接下来的事，便是李镜花负伤找到上太师疗伤，大将军发觉之后，一面威迫利诱，使负伤难以抵抗的李镜花只好向“大连盟”投诚，策反“鹰盟”；而大将军在李镜花犹豫未决之时，请动李国花冒充“小相公”，意图引出身边卧底的人物，结果，大笑姑婆出手，重创李国花，杀了司徒拔道，而上太师假死得快，才得以在日后揭发大笑姑婆，导致“六分半亭”一役中大将军亲自出手，狙杀了大笑姑婆；不过，李国花也因此不再信任大将军，力促“燕盟”与“鹤盟”联结，竭力对抗“大连盟”。

冷血也因为杀害“久必见亭”何家大小老幼，“证据确凿”，成了“罪犯”；他本来直捣危城，是要搜集大将军凌落石的罪证，将他绳之以法，不料，而今却成了“黑人”，惊怖大将军反而明令四处通缉他。

他身上负了伤，自“老渠”一役以来，直到“四房山”上，乃至“朝天山庄”里，他都不断受伤，身心皆是。

但他还挺得住。

撑得下来。

——最可怕的是屠晚的一击。

事实上，屠晚是在负了“小相公”的“血花”一击之后，再与他交手的；但他仍是为屠晚所伤。

不过，据追命所知，屠晚在跟冷血交手一招、各挂了彩之后，在“大连盟”和“天朝门”也再未露过面——想来也伤

得不轻！

冷血有一种狂烈的意志。

他要报仇。

他想报仇。

受伤，反而能激发他的狂烈。

挫折，反而能激扬他的斗志。

不过，追命却不喜欢这样。

——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是拿来这样糟塌的！

走长路的人要懂得休歇，爱惜自己的人知道保护别人的性命；侠者不是野兽，披血苦战、浴血苦斗，是迫于无奈的事。真正英雄所为，不是在于溅血杀敌、流血不休，更非好勇斗狠、嗜打好杀，而是为国为民、为情为义时才奉上热血热忱、献上激情激越。

所以他反对冷血持强苦拚下去。

——尤其是对付象大将军这样的大敌，需要长期作战、灵活应变，而不是匹夫之勇、一味好战。

打打杀杀，嗜戮为雄，不但深以为厌，且应以为耻！

他见劝冷血不听，便不惜以“三师兄”的名义，要冷血一定得“听话”，躲在“永远饭店”的酒窖里养伤。

“永远饭店”里的“老板”，便是“凶神”马尔，而掌柜的便是“恶煞”寇梁。

他们原是大将军的部下，现在也是，只不过，一手提携他们崛起的是当年大将军爱将“小寒神”萧剑僧。当年，大将军因为垂涎于殷动儿美色，不惜以极卑鄙的手段残杀了萧剑僧，凶神与恶煞暗里不服、心头不忿，但惧于大将军势

力，也不敢表达，这一来，这两人便给诸葛先生原布置安排在危城中的有力人物暗底里吸收了，他们弃暗投明，追命一经混入“大连盟”里，他们便与追命取得联系，这回也利用了大将军用来联络各路绿林好汉、道上人马的“永远客栈”，来收藏负伤的冷血。

从这一点，追命更能看出惊怖大将军和诸葛先生为人之差异。

一个人势力大了，自然越多人攀附；但越是多人依附，也越易出现叛逆、异心之徒。

大将军不允许有异己。

他更不允许有叛徒。

他对付叛逆的方法很简单：杀。人死了便什么都不能做，包括叛变。

他一向疑心大。他是疑人亦用、用人亦疑。所以，别人想叛他，难极；但他也误杀了不少其实是忠心于他的人，更把许多本来愿效忠于他的人逼成叛徒。

诸葛先生则不然。

他能容纳异己。

他一旦当那人为“自己人”，终对他有感情，如果他为私心而有异志，要是对方不长进想图侥幸，假使弟子有叛逆谋反的行为，他会痛心、疾首、爱之深而责之切。

他会骂他、劝他、警示他、劝他改过、甚至大发雷霆。

但这么多年以来，追命发现，诸葛先生大可以什么也不说，由他去吧，不过，诸葛先生总会尽至最后一份心力，希望能使之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而除了挽救、痛惜与训斥之外，诸葛什么也不会做。

他只动口骂。

他从来没真的害过人。

他更不会动手杀害他的朋友、他的弟子、他的“自己人”！

——因为诸葛先生的为人太好了，太好的人再聪明也总易遭人欺骗、背叛的，但他对出卖他的人、倒戈相向的朋友、兄弟、弟子、门徒，从不反击，从不追杀，也从不报复！

他只伤心。

难过。

或只在口头上直斥。

有一次，他也问过师父（他只许他们称之为“世叔”）：以师父的聪明才智，大可以连话也不说，何必要面责而遭怨。

“我不说明道理，他们怎么知错能改？”诸葛先生扣着须角，这样的回答他，“我宁可他们怨我，却不可以见非不斥、遇理不护。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子弟，他们对不起我不打紧，但不明是非则会害苦他们一辈子的！我怎能推卸责任，瞪着眼睛不理！”

追命想起了这番话，看见背叛凌大将军而投靠诸葛先生的马尔及寇梁，就想起二人都是世间英杰、枭雄，但两人之间，又有极大的不同：

惊怖大将军一切以“私”出发，

诸葛先生则以“爱”。